



# 登瀛

刊头书法 臧科 书  
故乡的桥 李陶 摄

“

我很是感慨:一个受困的精灵,终于通过这扇它可以进出的窗口,回归了春暖花开、无限广阔的天地。窗外,花园、草地、绿树、河流,春光明媚,鸟语花香,我的心里舒坦了许多。

## 小鸟飞进窗来

那天,我出门办事,上午10点左右回到办公室,把窗口又推开一些。突然,好像哪里有“扑棱扑棱”的声音,但没发现什么。过了一会,只听“呼”一声,一只飞鸟穿窗而入,在室内绕了一圈,又飞出窗外。接着,“扑棱扑棱”的声音又出现了,而且非常急迫。循声望去,原来,窗台的布帘旁还有一只灰色小鸟。

这只不幸的鸟儿,小巧玲珑,一双晶亮而又机灵的眼睛,惊恐地张望着。脖子上有一圈黑白相间的点儿,引人注目。满身的羽毛呈灰褐色,它的前胸鼓鼓的,站在窗台边缘,浑身发抖。

那只破窗而入,又急忙飞去的鸟儿是来干什么的呢?是不是因为同伴被困,想来导航,营救它的?还是它们本是夫妻鸟,大难临头不离弃?

面对眼前可爱的小生灵,我走近窗口。窗子四扇,两边的玻璃是固定的,中间的两扇可以推拉。小鸟在右边挂着布帘的台子上,想靠近布帘躲藏,又想穿过玻璃飞去,不时地在玻璃和布帘间扑撞。其实,它的旁边就有30厘米宽的逃生之门——中间的一扇窗口是拉开着的,可是,它越是慌乱,就越是摸不到出路,真应了“慌不择路”哟。

鸟类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,是人类的朋友。我顿生怜悯之心。这大自然的精灵,误入了我的办公室,我不能伤害它!虽近在咫尺,伸手可捉,但于心不忍,还是让它平息平息,放松一下,找到出口,回归自然吧!

它,呆呆地站立着。于是,我将靠近它的窗口拉到最大,回到座位上,静待它的离去。

窗外,蓝天白云,阳光明媚,花红柳绿,春意盎然;室内,橱柜鲜亮,桌椅整齐,盆花茁壮,环境优雅。虽有一人,但并无恶意!

我回到座位,拿起手机拍下它的靓影,发到了微信群,请大家看看是只什么鸟儿。有人告诉我,这是一只斑鸠,又叫“野鸽子”,就是我们老家常说的“七咕子”。在城里,它喜欢在窗台附近搭窝。

看来它是看中这里的环境才光顾的。窗台外阳台上摆着几排花草,其中一盆樱桃,所结果实几天前就被鸟儿们叽叽喳喳地吃光了。记得那天上午,听到鸟鸣,我去窗口看看,它们还不好意思地飞走了呢。

窗内,我的桌子上还有一盆樱桃。碧绿的枝叶间缀满了红玛瑙似的果子,摆放在离窗子不远处高高的根雕架子上,很是显眼;上午的阳光透过窗口照射到橙红的樱桃果上,格外诱人。也许,这只斑鸠正是因为没有经得起诱惑,而闯入室内的。

它进入室内后,才发现是险境,于是,惊恐万状,不知所措,忘记了贪欲,也忘记了来路,慌乱之中,胡乱扑腾,就是不能逃走。人往往也是如此,突遇危机,越慌越乱,曙光虽在眼前,却因慌乱发现不了。所以,如果遇到困境困局,应该沉着冷静,才能破解难题。

这只斑鸠陷入险境,另一只能从外面冒险飞进来,绕一圈后原路返回,是不是为了“营救”,为了给受困的同伴“导航”,我不知道。但,此后,它还是在窗外多次地飞来飞去,绕窗鸣叫。此状可叹,此情感人。人非草木,鸟亦有情啊!

我坐在桌前,继续着手中事,有时也再看看窗台上这只斑鸠。它乍开的羽毛松顺了,显然,它的惊恐和警惕已经减少。我想它咋还不飞走呢?它不时地张望着,似乎在寻找着什么。是不敢轻易行动,还是不想离去?是不是还留恋着桌上的樱桃果?

下班的时间到了,为了让它放心大胆地回归大自然,我带上门,离开了办公室。等下午再来时,被困的斑鸠飞走了,而花盆里的樱桃果一个也没少。

我很是感慨:一个受困的精灵,终于通过这扇它可以进出的窗口,回归了春暖花开、无限广阔的天地。窗外,花园、草地、绿树、河流,春光明媚,鸟语花香,我的心里舒坦了许多。

心

香一瓣

阜宁董植林

我一百零三岁的曾祖母也来赶热闹,她怀里揣着汤婆子,颤着小脚,笑开了花。她要送给新人夏日里新剖的“葫芦瓢”,她说:“这叫舀子,舀幸福”。新人也不嫌弃,只觉得百岁老人的盛情是今世的缘分,是吉兆。

## 木门怀远

壬寅年初,父母亲搬去了苏州城,四月灿黄的油菜花映着老宅泛了白的木门,显得空寂冷清。童年的欢声笑语掩在了门扉后,伫立天光之间,只觉得所谓的年岁之远就是一扇木门上的晨起夕落。那些斑驳的旧痕“吱呀”一声响断一截岁月……

小的时候,田园里,紫云英花开织锦一片,是乡间出尘的美景。晨曦时分,孩子们不怕露珠湿了脚,踏着碎微的紫色花朵斜穿过田野,走向学堂。晚间散了学,把书包往田边地头一扔,就在紫云英地里嬉戏追逐,直到听见母亲呼唤,才顺着春日西沉的田间小路回家吃饭。屋前的泡桐树,也开着淡紫色的筒状花,袅袅在炊烟里,很美。空气里泛起的泥土气息透着春耕的忙碌。父亲在小河边薅了一把旧年的苇草,将锄头上的泥土洗干净。对岸走过教书的董先生,身上隐隐有梨花洁白的暗香。

夏日,外婆在客堂间做针线,一块碎花棉布料上粉饼裁量的印迹是她对人世的珍重。午后阳光斜过门边的拐杖照进

来,弟弟在摇篮里,我搬张小木凳坐在对面看外婆裁剪。竹篱笆上的金铃子和矮墙上的葡萄散发出幽香。院屋闲静,隐隐有瓜果熟透坠落的尘世之声。

邻家琴姐姐穿着月白的衫子,走进门来,柳篮里的木枣小小的,洗得干净,红得烨然,衬得她的眉眼也娇俏可爱。“太婆,枣!”她满脸少女的羞怯。记不清哪一年,琴姐姐也像这样走过门前,走过庄园东边的独木桥,折了桥边的一枝石榴花,嫁到了外乡。待我懂得人世沧桑,她已是端庄贤淑的中国式婆婆。

秋,从一茎细草一只鸣虫迄始,慢慢地芒草的花穗变白了,慢慢地纺织娘的“唧唧”声渐远了,秋风吹过农家的房舍,屋角的木槿花微微摇动。灰黄的稻茬地里一对年老的夫妇尖声轰赶着麻雀,捡拾的稻穗沉甸甸地挎在他们臂弯的竹筐里。不远处的庄园里,董师娘在给一篮的柿子削皮,削下的皮可以存贮起来用作腌菜的甜味引子;柿子肉则穿上棉绳,数只一串,晾在阳光下,宛如秋天的风物诗。往

年,董家的柿饼经风吹日晒冷露寒霜之后,沁出了白霜,分送给邻家作消闲的零食,总有人打趣说这样的白好似董师娘好看的粉脸。

冬日,是静守的季节,年景好的人家会在这时娶亲。新嫁娘穿着鲜红的袄子,由喜婆搀扶着走过满是烟花屑的小路,灶膛里的柴火映照着新郎家人热烘烘的面颊,天地格外艳丽。我一百零三岁的曾祖母也来赶热闹,她怀里揣着汤婆子,颤着小脚,笑开了花。她要送给新人夏日里新剖的“葫芦瓢”,她说:“这叫舀子,舀幸福”。新人也不嫌弃,只觉得百岁老人的盛情是今世的缘分,是吉兆。隔壁,屋子里的主人在翻看挂在墙壁上的旧日历。农家人的规划不在节令,在于历年的经验,在于心头的一份记挂。

立在门边,猛然记起:有年春夜,晒谷场上临时搭了个草台班子,有个粉面青衣侧身掩面,一句“叹空庭,梨花满地不开门”,激楚缠绵。人世间的珍惜原是文辞的富艳也无可比拟的。

## 我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

“从前的日色变得慢,一生只够爱一个人”,最好的时光已镌刻进诗歌里;“何当共剪西窗烛,却话巴山夜雨时”,最美的爱情已深藏入家书里。

我是一名“新上任”的警嫂,婚后依然享受“单身”待遇。在一起的这些年,所有浪漫的节日我们总是完美错过。

还记得去年的今天,你坚守在高铁站疫情防控的第一线,虽说仅仅相距几公里,我们却整整两周未见面。高铁站是千万游子回家和远行的聚点,承载着无数的温馨、欢笑和别离,这个地方虽然行色匆匆,但是你们倾尽全力,深情地守护着这座城市的窗口。

当你一把抱起从公车上摔倒的老人,当你守着醉酒的异乡人直到深夜,当你陪抱腿痛哭的旅客蹲到脚麻……我

就知道你一定没有时间回复我的消息,不过你也有主动联系我时候:每一次“饿了么”红包分享,我就知道你才吃上饭;每一次嘱咐我保上门锁,我就知道今晚你又不回来了……

奋斗的人生才是幸福的人生。警察的付出有千万种,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其中的艰辛。我曾经采访过经常废寝忘食沉迷数据追踪的年仅25岁的部级专家郭晨,采访过因工作与父亲失约继而告别亲人的社区民警练学娟,采访过被人民日报点赞、结婚第二天就为农民工讨薪百万的最飒女警杨蓉蓉……所以我深知所有“警属”背后的故事就是灯火万家的故事,在那些形形色色的出警现场,那些呼啸的警笛声中,那些层层叠起的案卷里……

因为你是警察,我不能是

菟丝花,我长成了一株木棉,和你站在一起,根,紧握地下,叶,相触云间,仿佛各自站立,却又终身相依。

“我的警官证发下来了,以后我就是盐阜人民的守护者!”

“你守护‘大家’,我守护‘小家’。”

隔着屏幕我都能感受到你的喜悦,身在异乡的你,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,在第二个中国人民警察节,你手执钢枪,护卫警旗,步履铿锵的样子,我知道它的每一次迎风招展,必定连着你跳动的脉搏。

五月,草木葱茏,正是努力拼搏的好时节,结出的硕果,属于你,属于我,属于舍弃小家、成就大家的你们,属于毫无怨言、一心支持你们的我们。

亲爱的李警官,我将永远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。

风

车悠悠

建湖陆晚馨

灯

下漫笔

市区赵珊珊